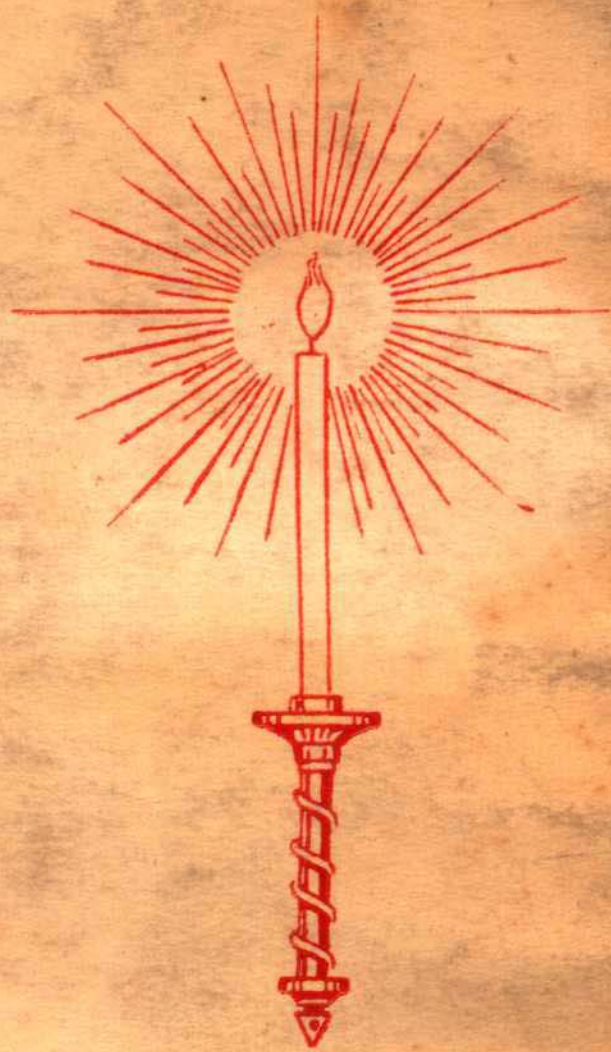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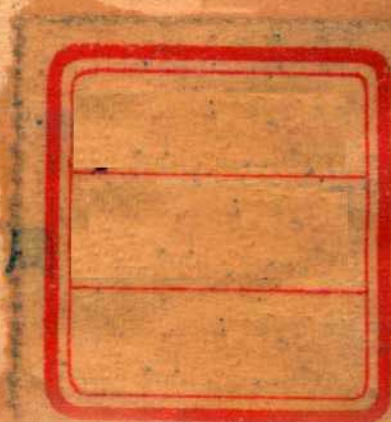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三集



行印



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 世界名著提要叢刊

全六十册 每册一角半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四册 陳彬龢 夏維海校訂

世界戲曲名著提要

四册 沈炳文校訂

世界詩歌名著提要

一册 殷師竹校訂

世界哲學名著提要

一册 常書林 宗幼澤校訂

世界社會經濟名著提要

四册 陳彬龢 湯彬華校訂

世界教育名著提要

一册 陳彬龢校訂

世界科學名著提要

一册 湯彬華校訂

譯述者

查士元 查士驥

出版者

新文化學會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導言

近世各民族間的文化，已達到交流狀態，一般學者的興趣和慾念，都儘量的向外擴大。從多方交互涉獵的結果，有幾種東西便爲公意所集中，而超然於一切之上。凡是被認做世界名著的，價值便在於此。而從事整理世界名著的工作，當然也屬於繁難而切實的要圖。世界名著提要，不過意在揭明幾種名著的內容，彷彿閱了一張世界名著的書單，在每種書下寫幾句客觀的介紹語而已。

從前把中國冊籍吞下肚皮的讀書人，每不爲現代學者所贊同。以科學方法運用到讀書裡面，是一種極端需求的運動。在走向「青年之路」的途上，讀書固爲青年最亢進的慾念，但饑渴也決非「不擇而食」的要求。世界名著提要，夾雜在現代讀書運動裡，所給與青年的書單，也許可以當做食單用吧？

## 編例

一 編譯此書的目的，係使一般讀者沒有讀原書能力的，沒有時間讀原書的，和在讀原書前想先得書中綱領的，可以很經濟的知道原書的性質和價值。

二 本書係根據日本木村一郎平林松雄高木敏雄諸君所著世界名著題解編譯而成，特爲依類分別發行，以重體系。

三 本書分類內容：一小說，二戲曲，三詩歌，四哲學，五社會經濟，六教育，七科學。

四 中國名著很多，不過已有四庫提要一類的專書，故未列入，以免重複。

# 目次

脂球·····	莫泊桑
煙·····	屠格涅夫
康太柏里故事·····	趙色
故鄉·····	史德曼
死之勝利·····	丹農雪烏
死去的人們·····	果戈利

#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三集

## 脂球

(Boule de Suif)

法小說家莫泊桑 (Henri Rene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 1850-

1893) 著

莫泊桑的母，與福羅貝爾是朋友，所以莫泊桑自然會受了福羅貝爾的影響。此作是一八八一年之作，實可說是莫氏的處女作。

梗概 敗兵續續的通過路安城。常備軍、國民軍、步兵、砲兵、龍騎兵，都混合在一塊，擁住了一面撕了的軍旗，穿着破軍服；他們都是筋肉削

落，鬚髯留長，疲倦到了極點。他們過後，表面雖已沈靜了，但城中充滿了不安的氣象。最後的輕騎兵也通過了城，下一天便有若干槍騎兵的敵軍做了前驅隊，接着大軍便都踏上了這裏的石路，轟轟然洪水一般的沖了進來。從關閉着的鐵皮窗的陰縫中，好像窺探一樣可怕的東西而在留神外面情形的市民，如今聽到了他們所聽不慣的國語傳着命令。一會分成了小隊，便都各各去占進了各處的宿舍。戰勝的德人與敗了的法人聚於同一食桌，能够十分和好。侵入軍雖征服了這一城，但沒有什麼暴行；市民因而漸漸沒了害怕心，其中抱有重大的志氣的人，他們還想到法軍尙未失守的哈佛爾港，由陸路到提浦，然後再用船行去。他們在各懇切的士官處得了旅行的許可。十個人，僱了一輛四馬拖的公共馬車，決定在木曜日未明時分

避了人目出發而去。晨四時，旅客羣集於諾爾孟代館前來乘馬車。因為地上落了雪，改用六匹馬拖車出發。那時路安人叫做棉花的白雪正不絕的下降，把道路都填堆辨不清楚。馬車之中，大家都在天曉的薄暗中探索他人。最裏面的是酒販露亞索夫婦，他們倆相對坐着。夫是肥胖赤臉狡猾的男子；婦是愚笨的女子。旁邊是綿商而做着市議會的議員的拉馬頓和其年輕嬌小的美妻對坐着。再過來是尤白爾特伯來米伯爵夫婦。伯爵與拉馬頓同為市議員，他夫人是商店主的女兒。六人占了車中最上等的席位。他們是屬於社會的健全的一方面的，有宗教，也有主義。難得這時一邊都是女人。伯爵夫人之下，有二個尼姑。一個是滿生雀斑的上了年紀的，一個則是年輕瘦小病人面孔的女子。對着尼姑的有一男和一女，頗惹注意。男的是



有名的共和黨的郭紐，二十年間，常在共和黨的酒館裏，把他的赤髯浸在啤酒杯中，是一個浪費自己財產的男子。女的是屬於所謂華美的階級的，不高圓圓的，皮膚緊張，胸肉豐滿，以「脂球」的綽號而播着她的芳名。牡丹蕾一般的臉蛋，黑的眼，長的睫毛和其小小的緊閉着的嘴唇，都是使人注目的。見了此女時，其他婦人便會說起不入聽的罵話來：「倒霉！」這時脂球便昂起頭來對她們一看，她們便都歸於寂默了。因此，有三個平常與丈夫不睦的妻君，在此賣媚的女人面前，爲了要保得在丈夫那裏做妻子的權威，只得趕快和他們要好了。二個男子因而在共和黨中組織了保守同盟。馬車因攔住，一些都不能前進。男乘者在上小山的時候，已經在馬車的後面推送了三次。原定在托得吃早飯，但到得那裏恐怕要晚暮了。食慾

都昂發起來；但兵隊過後，不論那裏，都見不到一家食店。農人家中，連麵包都找不到一塊。到了午後一點鐘，拉叔第一個說道：「肚子真是空了。」又說「就是一塊鹽豬肉要一千法朗也只得去買了。」妻子問道：「錢呢？」說着表示反對的神氣；但還是同意的。伯爵也說道：「爲什麼沒有食糧送來啊！」大家各自嘲弄起來。這時郭紐拿出了放進甜酒的瓶來勸奉大家，但只給拉叔一飲而盡。他獨自說着「胃得了暖溫了，」一邊在呷酒：「可要給那最肥的人喝一杯？」大家聽了要給那最肥的，（當然是指脂球）飲了，便都變了氣色，一聲不答。三點也到了。僑促到了現在的脂球，這時屈下身子，在坐位底下，拿出了用檯布來包着一個大籠來。在中間有燒雞，肉饅頭，水菓，此外酒四瓶，足供三日的食料。脂球細久辨味

般的吃那燒鷄，望着其他的女人們。食物的香味，上一般人的鼻子，尤其那些貴婦人們，她們想把那個籠給她丟到雪裏去。但拉叔對脂球說道：「你比我們周到多了。」脂球道：「請用些罷。」拉叔便一邊吃一邊看報，二個尼姑也應了脂球的優待吃了。郭紐也吃了。拉叔的妻先是辭退，但卒竟也吃了。馬拉頓夫婦，伯爵夫婦，卒也食慾戰勝，吃了脂球的東西。他們吃了脂球的東西，便不得不互相應酬幾句。已而漸漸沒有隔閡，很自然的高談起來。當然，他們的談話要集中到戰爭。脂球談得非常熱烈，她說出她對於德國人的嫌恨；她會勒住一個到她家裏的德人的咽喉，若不是下婢的勸止，真想把他絞殺。她現在爲了不能忍耐敵人的凶燄，所以決定避出路安地方。她這裏說着，一邊十個人把籠中食物吃個精光。食物完了，

說話還不能止。日暮了；天氣非常的冷。伯爵夫人見脂球慄慄抖着，借了她一個暖腳器。從行人中見了火影，原來已到了托得。在宿舍前大家都下了車，受了德國士官的檢查，然後走進宿舍去。一會大家都圍上了食桌，宿舍主人來喊道：「士官要對愛利沙白絲，魯絲小姐說話。」脂球聽了，有些窘困狀，便決定不去。自伯爵以次，便都說道：「如今在這裏，雖不知有什麼事；但違背那士官的命令，有些不利。」脂球道：「那末我爲了你們的平安起見，去看他罷。」說完便走了出去。去後只十分鐘，卽又喘喘回來。衆人問她原因，但脂球終沒有說出。衆人便和宿舍主人共食共飲後就寢。決明晨八時動身出發；但到了明朝，馭者說，昨夜經過了宿舍主人，傳來了士官的命令，所以現在不能出發。衆人便想去會見士官，問其

理由。但士官若非經宿舍主人，是不會輕易和人談話的。而宿舍主人，每朝非十時，不能起身。衆人不得已先去通報說「想經過宿舍主人，去和士官會見。」回說：「朝飯後，准給面會。」但所謂早飯，須午後一時纔吃。大衆雖都有怒意，但也沒法。午飯時衆人又聚在一桌。脂球看來有些不舒服的樣子。一時過後，伯爵和拉馬頓，拉叔等三人訪到了士官的居室。士官道：「這是因爲鄙人想這樣做的緣故。」並不說明理由。伯爵說：「我們不是有司令官的許可證嗎？」士官道：「不，這是鄙人的自由。」三人引退。午後大家無聊得利害。沒法子想，便摸牌，摸到日暮。正當吃晚飯的時候，宿舍主人出來道：「士官來問魯絲姑娘反了當初的決心怎麼樣？」脂球怒道：「去對那走獸說：我決不能容納牠的希望。」衆人聽了，都

圍上了脂球，問她這是什麼一回事。脂球道：「那獸叫我去做他的妾。」衆人聽了，莫不大怒。郭紐更怒得利害，竟把酒杯打碎在桌上，打得一個粉碎。伯爵罵道：「此士官的行爲，簡直和古代的野蠻人一樣。」尤其婦人們，她們更把這事和出在自己身上一樣的憤慨。不過大家還是吃了晚飯，玩了玩紙牌，晚了便就寢。翌朝很早起來，都因想早一刻離去此地，在此地過，就是一天也是苦痛的。他們想早走，但是他們的馬依舊和昨天一樣，繫於馬廐中。朝飯吃得死沉沉的。並且對於脂球發生了一種冷靜的態度，不，他們對脂球是發了怒。一夜之中，他們的怒便收斂，這一夜，他們偷偷的到士官那裏，把他呼醒時，他使大家都很歡喜的問道：「爲什麼你們還不走？」實在他是有些討厭他們。他們誰都沒有說什麼。午後更死

一般的無聊沉寂。於是伯爵說道：「去散步吧。」便留下了怕冷怕得不能離火的郭紐。上鄉下寺院中去了的尼姑。其餘諸人一同出去散步。四個婦人前，三個男人略後。拉叔在路上說道：「如這樣的情形長此繼續下去，我們將怎樣辦？」伯爵道：「對於那婦人，由我們去要求她犧牲，這是不合理的；我們只有等待婦人自己出來作犧牲。」「但是等下去，那末這樣的情形也將延下去到不知什麼時候。可是想逃；又逃不成。」他們這樣說說也就完事。到了明天朝上，大家表示出一付疲勞的容顏和憤怒之情緒，把朝飯吃了。婦人們對於脂球，也不曾說什麼話。正吃着飯時，寺院的鐘聲響了。這是有洗禮的報告。脂球想起了托人撫養着的孩子，即刻想去加入洗禮式，便匆匆出去；其餘的人送了她出去，後大家密談起來。拉

叔說：「把脂球一人留下吧。我們到士官那裏去提出，看是怎樣。」於是使宿舍主人，把他們的意思傳去；但士官在一言之下，就拒絕了。拉叔的妻子，便表現出她的特殊的性子說道：「若在路安，那婦人是連馬夫都會去和他要好的。還是早些去應了士官的欲望的好。」這時本來不和婦人們一起，在另一邊談着的男子們，也來併成一塊商談了，拉叔氣急的說道：「把脂球的手足縛起來，送上那士官地方去完了。」但結局，大家決定去說服脂球。正高談得起勁的時候，脂球回來了。到吃中飯的時候，大家便衆口齊聲的說犧牲之爲美事，又說爲了國家而犧牲的女子，又說及迷倒了古來伯托拉，享尼伯爾的羅馬的婦人的故事。當菜湯端上來的時候，主人又來問「魯絲反了她的決心沒有。」脂球尖銳的答道：「不，決不變決心



。宿舍主人去後，大家仍說着犧牲之可貴。二個尼姑也出口讚美了犧牲之可貴。二人說着之間，有人來報告，戰時在病院中她們看護了的兵瀕死的消息。到了午後，伯爵夫人等人出去散步。途中伯爵與脂球二人落了後，他好像父親去說服他的女兒般，去勸誘脂球。脂球緘口沒說話。大家回到了宿舍，脂球走進了自己房裏，關上門便不出來。晚飯也不出來吃。主人來催時，她說：「請他們不必等我就用罷。」伯爵問「她好好的去了嗎？」主人答道：「好好的去了。」大家於是吐了一口氣，面上都浮上喜悅之色。命取酒來，各舉祝盃。一會，眼花顏赤，話也隨便說了。婦人間也同樣的任意談笑。常表示出嚴肅的態度的伯爵，也作起男長女短那樣的比較來了。大家都贊譽他。這般的一直到了深夜。只有郭紐一個人始終沈默着。